

徐福在日本：一个传说怎么在异国生根

从《史记》里的三句话，到熊野滩边的一座墓——一个无法证实的故事如何活了两千年

王建硕

费曼式写法 · 由多个 AI 代理撰写与互相审校

导读

从《史记》里的三句话，到熊野滩边的一座墓——一个无法证实的故事如何活了两千年

公元前 210 年，一个叫徐福的方士带着几千人、粮食种子和工匠，从秦始皇手里领走最后一笔预算，出海找仙山。然后，他从所有史书里消失了。

这是故事的一头。故事的另一头在今天的日本：和歌山县的海边立着一座「徐福墓」，墓前有神社，每年办祭典；佐贺、青森、山梨……全日本几十处地方都说徐福来过自己这儿。一个在中国只有三句话记载的人，在海的对面拥有墓地、庙宇和香火。

中间隔着两千年的海。

大多数讲徐福的书和文章，都在争一个问题：他到底去没去过日本？争两千年了，没有结论——因为两边都拿不出能一锤定音的东西。这本书换个问法。我们不急于回答「去没去过」，而是追一个更耐嚼的问题：**一个无法证实的故事，是怎么在两国的土地上活了两千年、还越活越壮大的？**

你会发现这个问题比「真假」有意思得多。它牵扯出海市蜃楼怎么变成神山、皇帝的恐惧怎么变成方士的预算、史书为什么只记录回来的人、一条航线怎么被踩出来、一座墓怎么被几十个地方认领。徐福的下落也许永远查不清，但「徐福传说」这台机器的每个零件，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这本书有十章。前四章处理中国这边：史书里仅有的三句话、求仙生意的激励结构、那次有去无回的航行、以及秦代的船到底能不能开到日本。中间三章过海：日本文献里徐福晚得惊人的登场时间、熊野滩边那座墓的真身、几十处遗迹的生长史。最后三章问为什么：传说为什么会繁殖、什么时候最有用，以及——面对一个永远不会有答案的问题，一个诚实的人能相信到什么程度。

读完你不一定能回答「徐福去没去过日本」。但下次再有人拍着胸脯说「徐福就是日本人的祖先」或者「徐福纯属编造」时，你会知道这两种说法各自缺了什么——而这，是比一个痛快答案值钱得多的东西。

从第一章开始：先看那份只有三句话的名单。

第一章·只有三句话的名单

全书的主角叫徐福，一个叫了名字两千多年、却几乎没留下任何可验证生平的人。这本书想回答的终极问题是「徐福到底去没去过日本」，但在回答之前，我们得先做一件更重要的事：把关于他的全部可靠信息摊在桌面上。你会发现，这张桌子小得惊人。

所有的源头，加起来只有三段话

关于徐福，今天我们能找到的最老、也是最接近现场的记录，全部来自一本书——《史记》，司马迁在西汉初年写的纪传体通史，相当于中国人给自己记的最早的一本「官方大事记」。徐福这个名字在《史记》里一共出现在三处，翻译成大白话是这样的：

第一处，《秦始皇本纪》。公元前 219 年，秦始皇第二次出巡，到了山东海边。有个叫徐市的齐国人（「市」读 fú，后来大多写作「徐福」，是同一个人）上书说：海里有三座神山，叫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，上面住着仙人。请让我斋戒之后，带着童男童女出海去求仙。秦始皇同意了，拨给他几千个童男童女，让他入海。

第二处，还是《秦始皇本纪》。九年之后，公元前 210 年，秦始皇又来到海边。徐福这时候已经花了大笔的钱，好几年都没找到药，怕被罚，就编了个说法：蓬莱的药其实是能拿到的，只是海上有大鲛鱼挡路，过不去。请派神射手跟我一起去，见到大鲛鱼就用连弩射它。秦始皇居然答应了，还亲自在之罘海边射杀了一条大鱼。然后徐福再次出海。这一次，史书没有再写他的下文。

第三处，《淮南衡山列传》。这段是后人转述的一段对话：徐福出海求神，回来跟秦始皇撒了个谎，说海神嫌礼物太薄，要三千童男童女，外加会各种手艺的工匠。秦始皇照办了。然后书里出现了全书最关键的一句话——「徐福得平原广泽，止，王，不来」：徐福找到了一片平坦开阔、水源丰足的土地，就停在那里，自己称王，再也不回来了。

大白话总结一下：史书里关于徐福的全部信息就是——一个会说话的方士，跟秦始皇要了两次人、一大笔钱和一支船队，第二次出海之后再没回来，有人说他在海外「平原广泽」称了王。完了。这就是两千年来所有徐福故事的总源头。

把这三段话翻来覆去地看

现在我们做一件事：像查日志一样，检查这三段话里**没有**什么。

没有「日本」。一个字都没有。《史记》提到了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，但这些是神话里的岛，不是地理坐标。提到了「平原广泽」，但没有说在哪个方向、多远、叫什么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的时候，汉朝人管日本列岛一带叫倭，已经有来往记录了——《汉书》后来就明确写过「乐浪海中有倭人，分为百余国」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司马迁知道徐福去了倭，他是有现成的词可以用的。他没写。

没有名字对不上的人的证词。徐福本人再也没回来，船上几千人也没回来。所以「平原广泽」这四个字不是目击报告，而是汉代人听到的传闻，被司马迁记了下来。它的证据等级，大概相当于今天你在饭局上听人转述「我听说老王出海之后在海外发了财」。

也没有日期对不上的余地。《史记》里徐福两次出海的时间（前 219 年、前 210 年）和秦始皇巡游的路线是对得上的，这段基本是可信的——一个方士确实从皇帝那儿拿到了巨额预算出海了。至于他到了哪儿、干了什么，史书到此为止。

这个空白，才是整本书的舞台

请注意一个时间上的细节：司马迁写《史记》，大约是徐福出海后一百年左右。一百年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今天我们去查证一个 1920 年代的人物——档案还在，亲历者的孙辈还活着，查是能查的。司马迁距离徐福就是这么近。这样一个认真到近乎偏执的史官，关于徐福的下落，只能写出「平原广泽，止王不来」八个字。

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在事件发生后一百年，中国这边就已经**没人知道徐福去了哪儿**。不是隐瞒，是不知道。一支几千人的船队消失在上海，就像一笔巨额转账转进了一个没有户名的地址。

而这片空白，后来被填上了。填它的不是史料，是传说——而且主要不是在中国填的，是在海的对面填的。一个在中国史书里只有三句话的人，在日本拥有神社、墓地、祭典和以他命名的姓氏。这个反差，就是我们要追的案子。

下一章先解决一个前置问题：徐福凭什么能空手套走一支船队？秦始皇又不傻。要理解徐福的去向，得先理解他出发时那笔交易到底是怎么谈成的。

第二章·秦始皇为什么信他

上一章留下的问题是：徐福凭什么？他一个方士，张口就要几千个童男童女、一支船队、数不清的钱粮，前后要了两次，秦始皇两次都批了。这位皇帝可是灭六国、车同轨书同文的人精，不是那么好骗的。这一章我们不当道德判官，改当一次投资经理，算算这笔交易的账。

三神山不是编的，是「看」见的

先说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物理事实：徐福是齐国人，齐国的海岸线——今天山东半岛北岸，蓬莱、烟台一带——是中国海市蜃楼最出名的地方。海市蜃楼就是空气温度分层把远处的景物「投影」到天上的光学现象：远处海面上的岛屿、船只，经过折射悬在半空，看起来就像漂浮在云里的仙山。

在没有光学的年代，一个站在海边的人看到天边浮出一座城，他会怎么解释？他不会说「这是大气折射」，他会说「那是海上的神山」。燕国、齐国沿海一带，战国时就是方士最密集的地方——方士就是自称懂神仙、会炼丹、能通天的技术型神棍，可以理解成那个时代的「神秘学创业者」。三神山（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）的传说从这一带长出来，不是巧合：传说需要一个物理触发器，海市蜃楼就是那个触发器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不是方士凭空编了三座神山去骗皇帝，而是海边的人世代代真的「看见」过海上有城。方士的工作是给这个看见的东西编一套说法，然后把说法卖给最需要它的人。

皇帝到底在买什么

再看买家这一侧。秦始皇三十几岁统一天下，之后他干的所有大事——修驰道、巡狩、封禅、求仙——背后是同一件事：**他不能接受自己会死**。越是什么都征服过的人，越受不了还有一样东西不受管辖，而死亡恰好是最后一样。这是求仙需求的底层逻辑，两千年来没变过。

于是市面上就出现了一门生意：方士向皇帝兜售「不死」这个期货。这门生意的经济结构非常有意思，值得拆开看：

- **产品永远延期交付，但不会被证伪。**长生药什么时候炼成？仙山什么时候找到？答案是「快了，还差一步」。最妙的是，只要还没找到，就不能说它不存在——这是一个无法被推翻的商业模式。
- **失败可以归因于外部因素。**没找到药？是大鲛鱼挡路。仙人没现身？是斋戒不够诚。客户（皇帝）不但不会追责，还会追加预算去解决「外部因素」。
- **前期投入越大，越难止损。**秦始皇给徐福投了几千童男女、整支船队、多经费。这时候徐福回来说「还差最后一步，请派神射手」，皇帝面对的不是「要不要信他」，而是「要不要承认前面全打了水漂」。沉没成本会替骗子说话。

用今天的话说：皇帝是出资人，方士是创业者，「不死药」是一个交付日期无限远、进度完全无法验证的项目。出资人唯一的止损方式，是承认自己被骗了——而这对一个刚刚自认「德兼三皇、功过五帝」的人来说，比再花一笔钱难多了。

这门生意的真实风险在哪

看到这里你可能觉得方士是稳赚不赔。不是的，这门生意的风险是另一种：**集中清算**。平时没人能证伪你，可一旦皇帝决定不信了，就不是退款的问题，是掉脑袋的问题。公元前 212 年，两个拿了经费的方士侯生、卢生跑了，还到处说秦始皇的坏话。秦始皇大怒，在咸阳坑杀了四百六十多个相关人员——这就是「坑儒」事件，被坑的其实主要是方士。

注意时间线：坑方士在前 212 年，徐福第二次出海在前 210 年。也就是说，徐福最后一次拿到预算的时候，同行刚刚被大规模处决。他比谁都清楚这套激励结构：**继续要钱，皇帝会一直给；但一旦说「找不到」，就是死。唯一的出路是——别回来。**

再回头看《淮南衡山列传》里那份「购物清单」，味道就变了。徐福第二次出海要的东西是：三千童男童女、五谷种子、百工——各行各业的工匠。如果真是去仙山求药，带几百个随从足够了；带着种子和工匠出海，这不是一支考察队的配置，**这是一支移民船队的配置**。不管徐福自己是不是这么打算的，这份清单都说明：至少讲这个故事的人相信，他出海时就没打算回来。

大白话：徐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骗子，也不是探险家。他是一个读懂了激励机制的人——这个机制奖励他不断加码，惩罚他说实话，而系统里唯一的退出选项，是消失在海上。

小结

这一章没有回答徐福去了哪儿，但回答了一个更底层的问题：这场航行为什么会发生。海市蜃楼提供了「神山」的视觉原料，怕死的皇帝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预算，而「无法证伪 + 沉没成本 + 失败者死」的激励结构，把整件事推向了一个必然的结局——船队出海，然后不回来。

至于「不回来」到底是翻船了、被杀了、还是真的「得平原广泽，止王不来」，史书没有下文。下一章我们就盯着这个「没有下文」看——有时候，沉默本身就是最大的线索。

第三章·一场没有返航的航行

上一章结尾，徐福带着几千人出海，然后《史记》对他的记载就停了。这一章我们专门研究这个「停了」。听起来很奇怪——研究「没有信息」能研究出什么？能。因为信息系统的沉默方式，本身就是信息。

史书是一台只收录返回者的机器

先想明白中国古代史书是怎么运转的。它不是摄像头，不是事无巨细都录；它更像一个公司的档案室——只记录「回到系统里来」的人和事。你在朝廷当官、打仗回来、出使归来，档案里就有你；你出了海没回来，系统里没有你的回执，你就从记录里掉出去了。

对比一下另一个著名的出海者：张骞，汉武帝派去西域的使者，路上被匈奴扣了十年，最后辗转回来，带回了整条丝绸之路的情报。《史记》给他写得明明白白，因为他**回来了**，带回了可以被记录的东西。徐福呢？没有回执，没有情报，没有活下来讲故事的人。一台只收录返回者的机器，对一支永不返航的船队，只能显示空白。

所以「史书没写徐福的下落」不能推出「徐福没到过任何地方」，只能推出「徐福的下落没能传回记录系统」。这两件事的差别，后面会反复用到。

但沉默里有过一次回声：四百年后的官方搜寻

徐福出海后大约 440 年，公元 230 年，三国时代，发生了一件很少被提起的事。东吴的孙权听说了一桩传闻：大海里有个叫亶洲的地方，当年秦始皇派徐福带数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，就停在那里没回来，如今岛上已有数万户人家。

孙权的反应不是「听听就算了」。他派将军卫温、诸葛直率**上万人的船队**出海，去找亶洲，顺便找另一个传说中的夷洲。这件事记在《三国志·吴书》里，是正经史料。

结果呢？船队在海上漂了一年，没找到亶洲，只到了夷洲（多数学者认为就是台湾），带了几千人回来。卫温、诸葛直回来后被孙权处死——罪名是「违诏无功」。注意这里的信息量：

- 四百年后，「徐福停在海外某岛、繁衍成数万户」的说法在中国民间还在流传，而且传得有鼻子有眼；
- 但一支上万人的官方舰队专程去找，**没找到**。亶洲在哪儿，当时就没有人能指出来；
-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由国家力量出面搜寻徐福的下落。此后，徐福在中国这边的官方叙事里就基本退场了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徐福出海一百年后，司马迁只能写下「平原广泽」四个字的传闻；四百年后，皇帝派一万人去找，空手而归。结论很清楚——徐福消失的方向上，中国这边自始至终没有可靠情报。他落在了一个看得见传说、看不见真相的距离上。

三种结局，各自要付什么账

既然没有现场记录，我们就只能像查一桩没有尸体的悬案一样，列出所有可能的结局，看每种结局需要哪些前提成立：

结局一：全灭在海上。船队遇到风暴或海流，几千人葬身大海。这个结局的好处是干脆，能解释为什么杳无音信。但问题是：几千人不会挤在一条船上，必然是几十上百条船的舰队。整支舰队一条不剩地全灭，概率其实不高——海难史上，大船队全灭的事例极少，总会有些船偏航、搁浅、漂到某处。而且「全灭」解释不了后来东亚各地源源不断的徐福登陆传说——当然，传说不需要事实也能长，这一点我们后面专门讲。

结局二：到达了某个地方，定居下来。这就是「止王不来」的版本。问题只剩一个：「某个地方」是哪儿？候选名单上有朝鲜半岛南部、济州岛、日本九州、甚至更远。注意，「到达了某地」和「到达了日本」是两回事——要说是日本，还需要日本那边的证据来接应，这正是第五到第七章的内容。

结局三：到达了，但没站稳。比如登陆后死于疾病、冲突、饥荒，小群体很快被当地人同化吸收，没留下能传回中国的痕迹。这个结局其实和结局二很难区分，而且对「徐福在日本留下了什么」这个问题的回答基本是「几乎没有」。

你看，三种结局都说得通，任何一种都没法被史料排除。这不是这本书偷懒——这是这桩悬案的真实状态：**两千年前的一次出海，结局不可考**。承认这一点，是所有严肃讨论的前提；

凡是一上来就拍胸脯说「肯定是怎样」的说法，都值得警惕。

那这本书还写个什么劲？

问得好。如果结局不可考，这本书岂不是在研究一个无解的问题？不是。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，比徐福的下落本身有意思得多：

一个在中国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人，在海的对岸「复活」了。日本出现了几十处自称「徐福登陆地」的遗迹、以他为主祭神的神社、以他为祖先的姓氏，甚至还有一年一度的徐福祭。一个没有任何实证的下落，长出了一整套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景观。

这些景观是怎么长出来的？它们和两千年前那支船队有没有关系？要回答这些，我们先得解决一个更硬的问题——下一章，查一查秦代的船到底能不能开到日本。如果物理上就去不了，后面所有的传说都得换个解释。

第四章 · 船到底能开多远

前面三章都在处理「纸面上的徐福」。这一章换一个完全不同的学科：航海工程。问题很具体——公元前 210 年的船，能不能从中国开到日本？这个问题必须先解决，因为它是后面所有传说的物理前提：如果答案是「不能」，那日本的几十处徐福遗迹就全是别的故事；如果是「能」，传说才有了讨论的入场券。

先纠正一个脑内地图的错误

大多数人想象徐福东渡，脑子里是一艘船孤零零地横穿一片茫茫大海——波涛汹涌，九死一生。这幅画面是错的，错在对东海的地理不熟。打开地图看从中国到日本的真实路线，你会发现它根本不是「横渡大洋」，而是**贴着海岸线跳格子**：

- 从山东半岛出发，沿着海岸向北、向东，一路都有陆地可看；
- 跨过渤海海峡到辽东，再沿海岸进入朝鲜半岛西海岸，还是贴着岸走；
- 到朝鲜半岛南端之后，才是整条航线唯一需要「离开陆地视线」的一段：渡过对马海峡。

而对马海峡也不是一片空白的海。海峡正中间躺着两座岛：对马岛和壹岐岛。从朝鲜半岛南端到对马岛约 50 公里，对马岛到壹岐岛约 50 公里，壹岐岛到日本九州海岸又是约 50 公里。晴天的时候，站在一端的最高处能看见下一座岛的影子。也就是说，整条航线被切成了若干段「一天之内、看得见目标」的短途航行——只要天气好，一段一段跳过去就行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从中国到日本，古人根本不需要具备横穿大洋的技术。他们需要的只是「沿着陆地走，最后连跳三个 50 公里」。这就像你不会游泳，但河里有几块露出水面的石头——踩着石头，旱鸭子也能过河。

这条航线，有别人走过的记录吗？

有，而且记录相当硬。先看文献：《汉书·地理志》写得很清楚，「乐浪海中有倭人，分为百余国，以岁时来献见」。乐浪郡是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的郡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：公元前一世

纪，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各小国**定期**渡海来朝贡。注意「以岁时」三个字——这不是一次性的冒险，是固定班次的往来。

再看考古：九州北部（今天的福岡、佐贺一带）的弥生时代遗址——弥生时代大致指公元前几百年到公元三百年、日本从狩猎采集转向种水稻的那段时期——不断出土来自大陆的东
西：汉代的铜镜、王莽朝的「货泉」铜钱、朝鲜半岛式的陶器。这些东西不是自己长腿过去的，是船运过去的。九州北部的博多湾，在两千多年前就是对大陆航线的终点站兼集散地。

把时间线摆在一起看就更清楚了：徐福出海是公元前 210 年；有明确文献记录的固定中日航线，最迟在公元前一世纪已经存在；而九州出土的更早的大陆器物，说明民间的海上往来比文献记录还要早。结论：**徐福那个年代，这条航线在技术上是通的，甚至可能已经有不少人走过**。他不是要去闯一片处女海，而是要走一条已有先行者踩出来的路。

那「平原广泽」是哪儿？

物理上能到，接下来就是定位问题。徐福的落脚点，史书给的全部描述是「平原广泽」四个字——平坦、开阔、有水。这四个字引发的争吵持续了一千多年，主要候选有：

- **九州说**：支持者看重九州北部的平原（佐贺平原、筑紫平原），正对大陆航线，又是弥生文化最发达的地方；
- **纪伊半岛说**：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一带自称徐福登陆地（第六章专门讲），那里有熊野川冲积出的平地；
- **朝鲜半岛或济州岛说**：反对者指出「平原广泽」也可能在半岛南部，徐福压根没到日本；
- **「没法说」说**：这四个字对任何一块海边平地都适用，就像一句「他去了个有山有水的地方」——信息量约等于零。

笔者要诚实地说：以这四个字的模糊程度，定位问题在文献层面是无解的。它能做的唯一一件事，是把「徐福一定沉在海底」的选项排除掉一部分——因为「止王不来」的传闻意味着至少有人相信船队到达了某个宜居的地方。

本章的账：可行性是入场券，不是证据

这一章的结论需要精确表述，因为它很容易被两边的人各取所需：

秦代的船**能**开到日本——航线是沿岸跳岛式的，最长一段 50 公里，而且在徐福之前之后都有人走。所以「徐福到日本」在物理上完全可能，任何以「当时的航海技术做不到」为由否定传说的说法，都不成立。

但是——这个「但是」是全书的关键之一——**可行性和事实是两回事**。「能到」只说明传说不违反物理定律，一丁点都不能证明它发生过。就像证明「你有能力出现在案发现场」不等于「你就在案发现场」。要往前走，我们需要的是日本那一侧独立冒出来的证据：他们那边什么时候开始讲徐福的故事？讲法和中国这边接得上吗？

这正是下一章的内容。剧透一个数字：日本文献第一次提到徐福，比徐福出海晚了大约**一千年**。这一千年，比任何航海难题都更难解释。

第五章·日本那边什么时候想起他

上一章我们证明了船能到日本。这一章换到海的另一边，问一个看似更简单的问题：日本人自己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讲徐福的故事的？答案会让很多中国人意外——晚得惊人。而这个「晚」字，是理解整个徐福现象最重要的一把钥匙。

先看日本最早的史书：没有徐福

日本最早的两部史书是《古事记》（712 年）和《日本书纪》（720 年），相当于日本版的「官方大事记」，从天神开天辟地一路记到当时的天皇。这两部书里有没有徐福？**没有。一个字都没有。**

但注意，这不等于书里没有大陆移民。恰恰相反，《日本书纪》里大陆移民的戏份很重：有率部众从朝鲜半岛迁来的「秦人」首领弓月君，有「汉人」首领阿知使主，日本今天的秦氏、汉氏等大姓都把自己接到这些祖先上。也就是说，8 世纪的日本史官认真记录了「大陆来的人」，甚至点名了具体首领——如果他们知道徐福，没有理由偏偏漏掉一个带着三千童男女的大人物。

所以第一种解读是：8 世纪初的日本官方记忆里，还没有徐福这号人。

徐福第一次和日本连上线：927 年，而且是在中国的书里

目前已知最早白纸黑字说「徐福到了日本」的，是五代时期中国僧人义楚写的《义楚六帖》，成书约在公元 927 年——距离徐福出海已经**一千一百多年**。书里写道：日本国在东海之中，秦朝时徐福带着五百童男、五百童女停在了这个国家，那里的人物风俗「一如长安」；还说日本东北千余里有座山叫富士，「亦名蓬莱」。

这段记载有两个细节值得玩味：

- **信息来源是日本僧人。**义楚自己没去过日本，这些内容是他从日本来华僧人的嘴里听来的。这说明 10 世纪时，日本那边已经在流传「徐福到过我国」的说法——故事确实存在，只是存在在口述里。

- **富士山被叫成了蓬莱。**蓬莱是纯粹的中国神话概念，跟富士山本来八竿子打不着。把富士山命名成蓬莱，是一个教科书级的「传说嫁接」操作：一个外来的故事要在本地落地，最快的办法就是挂到本地最著名的地标上。看到这种嫁接痕迹，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正在生长中的传说，而不是一段被保留下来的史实记录。

日本自己的文献：1339 年才登场

徐福第一次出现在日本人自己写的书里，一般认为是 1339 年北畠亲房的《神皇正统记》。书里讲秦始皇好神仙之术，向日本求长生不死药，后来徐福来到日本。算算时间：徐福出海是公元前 210 年，日本文献第一次写下他是 1339 年——**中间隔了一千五百多年。**

对比一下中国侧的时间线，整条链是这样的：

- 前 210 年：徐福出海（事件本身）；
- 约前 91 年：《史记》成书，记到「止王不来」为止；
- 230 年：孙权派万人舰队找亶洲，没找到；
- 927 年：中国僧人从日本僧人口中听说「徐福在日本」；
- 1339 年：日本文献首次写下徐福；
- 17-19 世纪（江户时代）：徐福热在日本大爆发，各地遗迹纷纷「发现」——这是第九章的事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一个公元前发生的事，在对面国家的书里一千五百年后才第一次露面。如果这是新闻，它的「报道延迟」是一千五百年——任何记者看到这行字都会先问：中间这些年，故事在哪儿？

一千五百年的空白，怎么解释？

面对这段空白，严肃的学者分成两派，两派的道理我们都要听：

怀疑派的解读：空白说明故事是后来嫁接的。逻辑很直接：8 世纪的《日本书纪》连大陆移民的小首领都记了，却没有徐福；徐福的名字第一次出现，恰恰是在中国典籍（《史记》《义楚六帖》）大量传入日本、日本知识人熟读中国书之后。时间顺序暗示了因果方向——很可

能是「先读到了中国的徐福故事，再把它接到自己土地上」，而不是「土地上有记忆，后来被写下来」。

谨慎派的解读：空白说明不了什么，因为日本那时没有文字。这也是事实：徐福出海时的日本是弥生时代早期，整个列岛**没有文字**。日本自己的历史记录要到一千多年后才出现，此前全靠口述。而口述传统的保鲜期有限——没有文字锚定的记忆，几代之后就会变形、融合、搬家。所以「早期文献里没有徐福」既不能证明他没来，也不能证明他来了；它只能证明：就算他来了，那段记忆也没能扛过没有文字的一千年。

这一章最重要的概念就在这里：**证据的缺席，不等于缺席的证据**。「没有记载」在一个有文字的文明里是强证据（该记的没记，多半是没发生）；在一个没有文字的文明里则几乎是中性的（什么都没记，来了也留不下）。日本恰好是后者。这就是为什么徐福问题吵了两千年还没结论——两边的基本盘都不是铁板一块。

但传说没有等学术结论

学术界在争「有没有」的时候，民间早就动手了。不管徐福来没来，日本和歌山县的海边立着一座「徐福墓」，每年办徐福祭；佐贺县有徐福神社；青森县有徐福上岸的传说。文献里一千五百年的空白，丝毫没有妨碍这些实体景观的生长。

下一章我们离开书斋，去现场看看——去熊野滩边那座最有名的徐福墓，看看它长什么样，当地人怎么讲它，以及一个最关键的问题：这座墓是哪一年才有的。

第六章 · 熊野滩边的徐福墓

从这一章开始，我们放下文献，去现场。日本几十个自称与徐福有关的地方里，名气最大、也最像模像样的一个，是和歌山县新宫市——熊野滩边的一座小城。那里有「徐福墓」「徐福神社」，有以他命名的山和祭典。我们就以它为样本，看看一处徐福遗迹到底是怎么构成的。

墓在哪儿，长什么样

新宫市面向熊野滩，背后是熊野的山。市区有一座「徐福公园」，公园正中就是徐福墓：一座石塔式的墓碑，墓前有中国式样的石牌坊，旁边立着介绍牌，讲徐福奉秦始皇之命、率童男童女到此登陆的故事。离公园不远的阿须贺神社里，还供着一座「徐福之宫」，把徐福当作神来祭祀。

当地的传说版本相当完整：徐福一行在熊野滩登陆，发现这里气候温暖、草木丰茂，认定这就是仙山所在，于是住了下来，教当地人农耕、医药、捕鲸。传说连细节都有——徐福要找的不死药，被认作是本地生长的樟科植物天台乌药，一种入药的传统草药。今天新宫街头还能买到以「徐福」为名的点心和纪念品，每年当地举办徐福祭，祭典上会重演登陆的场景。

作为一个旅行者站在墓前，这一切是自洽的、动人的。但我们是来查案的，所以要问那个煞风景的问题：**这座墓，是哪一年修的？**

墓碑的生日：1736 年

答案：现在这座墓的石碑，立于 1736 年，江户时代中期，由当时的新宫藩主持修建。

算算时间差。徐福如果来过，是公元前 210 年；墓碑立于 1736 年——中间隔着一千九百四十六年。也就是说，这座「徐福墓」不是秦代的遗物，而是一件江户时代的产品。墓的石塔样式、牌坊形制，也全是近世风格，跟公元前日本的葬制（那时候日本连这样的石塔都没有）完全对不上。墓里有没有遗骨、有没有陪葬品？没有过考古发掘，也没有任何出土物把它和秦代联系起来。

请先别急着说「所以是假的」。精确的说法是：**这座墓不是徐福时代的证据，而是江户时代的人「相信徐福来过这里」的证据。**这两句话差别巨大。它证明的不是 2200 年前发生过什么，而是 300 年前的人们愿意相信发生过什么——而且愿意到出钱立碑的程度。对于研究「传说如何生长」这件事来说，这块碑是极好的标本：它告诉我们，最迟到 1736 年，徐福传说在新宫已经成熟到了需要一座实体墓来安放的程度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墓碑就像一本书的出版日期——它能证明这本书是哪年印的，不能证明书里的故事是哪年发生的。新宫徐福墓的「出版日期」是 1736 年。故事可能更老，但实物只能证明到这一年。

传说的配套生态

一座墓撑不起一个传说，新宫的厉害之处在于它有一整套「配套生态」，每一样都把传说往实里垫了一分：

- **地名**：新宫旁边有座小山叫蓬莱山——还记得第五章说的嫁接手法吗？把中国的神山名字贴在本地的山上，传说就有了坐标；
- **物产**：天台乌药被认作徐福要找的不死药，传说于是有了「任务道具」；
- **技艺**：当地传统的捕鲸、造纸等手艺，被归功于徐福带来的技术，传说于是有了「遗产」；
- **祭典**：每年的徐福祭让故事周期性重演，传说于是有了心跳——不参加学术研究的人，也通过祭典记住了徐福；
- **外交**：近现代，新宫以中国「徐福故里」城市为对象开展友好交流，传说又有了当代的用途。

注意这套生态的结构：它环环相扣、彼此引用，墓引用传说，祭典引用墓，物产同时引用两者——整套系统内部完全自治，你身在其中会觉得处处是证据。但它所有的零件都来自同一个源头：那个一千五百年后才写进文献的故事。**自治不等于真实，自治只是说明这个系统生长得很成功。**

那为什么偏偏是新宫？

最后一个问题：日本海岸线那么长，徐福传说为什么在新宫扎得这么深？

几个客观条件值得注意。第一，熊野自古就是日本的「灵场」——熊野三山是日本最重要的朝圣目的地之一，这片土地几百年来一直吸引着寻找「神圣」的人，一个仙山传说落在朝圣者的地盘上，是沃土遇上了种子。第二，新宫临海又闭塞，山林密布，符合人们对「仙人隐居之地」的想象。第三，也是最实在的一条：地方需要一个故事。偏远小城在观光和认同上的需求是真实的，而徐福恰好是一个现成的、高质量的、还带着国际色彩的故事。

这不是批评。下一章我们会看到，全日本有几十处地方做了和新宫一样的事——把徐福「认领」到自己名下。看懂了新宫这一个样本的生长方式，你就有了看懂其余几十个的通用工具。而「为什么会有几十个」，是一个更有趣的问题。

第七章 · 一座墓变成几十座

上一章解剖了新宫这一个样本。现在把镜头拉远，看全景：新宫不是特例，它只是几十处徐福遗迹里最出名的一个。把日本的徐福遗迹标在地图上，你会看到一条从北到南的长链——而这个分布的形状，本身就是破案的关键证据。

先看这张地图有多夸张

日本各地自称与徐福有关的遗迹、神社、传说地，加起来有几十处（常见的统计口径是三十到五十处，取决于多松的认定标准）。挑几个有代表性的：

- **佐贺县（九州北部）**：传说徐福在佐贺平原登陆，登上金立山找到不死药，当地的金立神社祀奉徐福，说他教当地人农耕、养蚕、医药。佐贺的位置很说明问题——它正对着第四章说的那条大陆航线，是地理上最合理的候选地；
- **和歌山县新宫市（纪伊半岛）**：上一章的主角，熊野滩登陆说；
- **山梨县富士吉田市**：富士山脚下，自称徐福为求仙药最终抵达之地——别忘了，富士山从 10 世纪起就被叫成「蓬莱」；
- **青森县（本州最北端）**：传说徐福船队遇风分为两路，其中一路漂到了津轻半岛；
- **东京八丈岛（太平洋上的孤岛）**：传说徐福的船队曾在此停靠，岛上还有相关地名。

从九州到青森，地图上纵贯一千多公里。现在用第四章的航海知识审视这张地图：佐贺说得通，它在航线的终点站；新宫勉强说得通，乘黑潮绕过本州南岸能到；青森和八丈岛，按秦代的航海能力就基本是「理论上不死，实际上别指望」的距离了。**遗迹的分布完全不服从航海逻辑**——它没有集中在航线附近，而是均匀地撒满列岛。一件事如果哪里都能发生，那它的分布就由别的东西决定。

互相矛盾的登陆，说明什么

再看一个更锋利的角度：这些遗迹的故事是**互相排斥**的。佐贺说徐福在佐贺登陆并终老；新宫说徐福在熊野上岸、埋骨于此；富士吉田说徐福最后到了富士山下。徐福只有一个人，就算船队分了几路，他也不可能有几十座真墓。

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几十处遗迹**不可能是同一批真实记忆的不同碎片**——如果它们都来自同一个真实事件，两千年的流传会让细节变形，但核心事实（登陆在哪一带）不该如此发散。更合理的解释是：它们是几十颗**各自独立发芽的种子**——各地在不同时期、出于各自的原因，把同一个外来故事认领到了自己头上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这就像一桩案子有几十个「目击者」，每人说的案发地点都不一样，还都赌咒发誓是真的。办案的结论不是「案子发生在几十个地方」，而是「这些证词大多不是目击，是听说」。

认领游戏：怎么认，谁在认

认领徐福的方式有一套固定打法，看懂新宫那套生态（墓、地名、物产、祭典）之后，你在每个遗迹都能认出同样的零件。而再追问「谁在认领」，会出现两类主力：

第一类是江户时代的地方知识人。17 到 19 世纪，日本儒学兴盛，地方上的学者热衷研读中国典籍，又热衷为本地编纂地志。两件事一结合，「我们这儿的这座山，不就是《史记》里的蓬莱吗」就成了一种流行的学术生产。新宫的墓碑（1736 年）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。可以说，今天日本的大部分徐福遗迹，都是江户时代「考证」出来的。

第二类是近现代的地方政府和观光业。一个传说能带来祭典、游客和友好城市，这是实实在在的资源。徐福故事质量极高：有皇帝、有远航、有失踪、有海外桃源——而且版权过期两千年了，谁用都不用付授权费。

最有趣的是认领游戏的顶级玩家：姓氏。日本有一批家族把自己接到大陆移民身上，其中「秦氏」势力最大。1990 年代，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多次公开表示，自家祖上本姓秦，是随徐福东渡的人员后裔，还专程访问过中国的徐福故里。一国首相认领一个两千年前的传说祖先——这不是在讲历史，这是在讲身份。而「讲身份」恰恰是下一章要解剖的核心机制。

小结：地图的形状出卖了生长方式

这一章的证据链是这样的：遗迹分布不沿航海路线走（不服从物理），各地故事互相矛盾（不服从史实），遗迹大多定型于江户时代以后（不服从年代）。三条线指向同一个结论：**日本的徐福遗迹群，是传说传播史的产物，不是秦代航行史的产物。**

但请等等——先别合上书说「全是假的」。因为还有一个重要事实没上场：徐福那个年代，东亚大陆和日本列岛之间，**真的有一场大规模的移民潮**。水稻、金属、技术，确实是一批批坐船过去的人带过去的。传说的爆炸发生在真实移民潮的地基上。没有这个地基，传说长不出来；有了这个地基，传说又容易让人误以为地基就是它。下一章，我们去看看这个地基。

第八章·传说为什么会繁殖

上一章的结论相当冷：日本几十处徐福遗迹，是传说传播的产物，不是秦代航行的证据。但如果这本书就此收工，就冤枉了传说——因为在这片土地的深层，确实埋着一场真实的大移民。这一章讲的，是徐福传说的地基：弥生革命。

两千多年前，日本列岛真的「重启」过一次

在讲徐福之前，先看日本考古学里最确定的一件大事。日本列岛曾长期处在绳文时代——上万年的狩猎采集社会，人们采坚果、捕鱼、住竖穴，人口稀少，生活节奏几万年不变。然后，在大约两千三百到两千八百年前之间的某个时点（学界对具体起点还在争），列岛上突然冒出一整套全新的东西：

- **水稻**——连同水田、灌溉、农具，整套农业技术包；
- **金属器**——青铜器和铁器几乎同时出现，跳过了漫长的青铜时代；
- **新陶器、新葬制、新聚落形态**；
- 以及最关键的证据：**新的人**。从这一时期起，列岛居民的人骨特征发生明显变化，现代古DNA 研究也确认，今天日本人的血统里，主体来自这一时期前后大规模迁入的大陆移民，与原有绳文人的混合。

这个新时代叫弥生时代。重点在「突然」二字：水稻和金属这种级别的技术包，不可能靠着海「听说了就学会」——它是被会种地、会冶铁的人**整套搬过来的**。考古学的结论是硬的：公元前最后几百年里，确实有一波接一波的大陆移民，主要经朝鲜半岛，渡过我们第四章讲过的那条航线，在九州北部上岸，然后向整个列岛扩散。这些人，日本史里叫渡来人——从大陆渡海而来的人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徐福故事的那个年代，大陆到日本的航线上真的人来人往，而且不是小打小闹——是能把一个列岛从石器时代拽进农耕金属时代的规模。徐福传说的背景板，是真实存在的。

再看时间：巧得让人浮想联翩

把两条时间线叠起来看。移民潮的高峰：战国末期到秦汉之交，恰是中原战乱最烈的时候——打仗的地方的人往外跑，这是移民史上铁打的规律。徐福出海：公元前 210 年，正落在这个窗口里。

所以「徐福到了日本」派和「徐福是编的」派都握着一张真牌。前者的牌是：那个年代真有一大批大陆人抵达日本，「一支带着童男女、五谷种子和百工的船队到达列岛」这种事，在类型上完全可能发生过——可能发生过不止一次。后者的牌是：没有任何一件证据把其中任何一次到达，与《史记》里那个叫徐福的人连起来。一张牌是「这种事真的在发生」，另一张牌是「但没有署名」。

几百年的移民潮，为什么压缩成一个徐福

现在到本章的核心问题了：假设（只是假设）徐福从未到过日本，为什么关于移民的记忆还是会长出一个「徐福」来？

因为人的记忆有一种根本的运作方式：**记不住过程，只记得住人物**。持续几百年、几十批次、成千上万无名者的移民潮，在口述传统里是没法保存的——它没有主角，没有情节，没有戏剧性。而「一个叫徐福的人，奉皇帝之命，带三千童男童女出海，从此留在我们这里」，是一段完美的记忆：有名字、有数字、有动机、有悬念。民间记忆会自动把前者压缩成后者。

打个比方：这像把几百个小改动合并成一次提交。几百年间无数次零散的登陆、定居、技术传授，被「压缩打包」成一个署名徐福的大事件。打包之后，原文件（真实但无名的移民史）渐渐被遗忘，压缩包（徐福传说）被四处拷贝。

这种「文化英雄」模板在全世界都通用：每个文明解释「我们的水稻/文字/技术哪来的」时，都倾向于给一个具体的人——中国的神农尝百草、黄帝造舟车，都是同款结构。徐福是日本版本里「渡来人故事的总开关」：所有真实发生过的技术传入，都可以挂到他名下；第五章说过的渡来人首领弓月君们，则是这个模板的另一个实例。

那徐福本人到底在不在里面？

诚实地说：不知道，而且可能永远不知道。但有了这一章的地基，我们可以给「徐福在日本」这件事一个比「真/假」精细得多的表述：

传说的**类型**是真的——那个年代，带着人口、种子和工匠的大陆船队抵达日本，确实发生在；传说的**署名**无法验证——其中有没有一支船队的首领恰好叫徐福、恰好是秦始皇派出来的，没有任何出土文物或同期记录能确认。就像你收到一封两千年前的信：信里写的事在那个年代很常见，但落款是真是假，无从查起。

下一章换最后一个角度。我们已经知道传说怎么生、怎么长，还剩一个问题没解剖：它在什么时候长得最快？答案是——每次时代需要它的时候。传说的生命力不在过去，在当下。

第九章·传说什么时候最有用

前八章我们知道了徐福传说怎么生、怎么跨海、怎么在日本遍地开花。这一章问最后一个关于它「活法」的问题：这个传说什么时候长得最快？答案出人意料地整齐——每一次它疯长，都恰好是时代需要它的时候。传说的生命力不在过去，在当下。我们按时间过一遍它的三次「旺季」。

第一次旺季：江户时代，学术造遗迹

前面说过，日本大部分徐福遗迹定型于江户时代（17-19 世纪），新宫的石碑立在 1736 年。为什么偏偏是那个时期？

两个条件在那时成熟了。其一是**典籍的普及**：江户时代儒学成为主流学问，《史记》是读书人的必修课，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」这句话摆在了每个日本知识人面前。其二是**地方身份的自觉**：各地兴起编地志、考证本地历史的风气，地方学者都想给自己的家乡找到像样的来历。两个条件一碰撞，公式就成立了——中国典籍提供一个高规格的故事模板，本地山川提供场地，「考证」负责把两者焊接起来。徐福遗迹就像那个时代的连锁品牌，几十年间开遍列岛。

注意，这不是骗局，那个时代的人是真诚的——真诚地相信本地的山就是蓬莱。传说的生长不需要坏人，只需要需求。

第二次旺季：现代观光业，传说变资产

明治以后，特别是战后，地方城市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：年轻人外流，地方经济靠什么？答案是「地域振兴」，而地域振兴的头号资源就是故事。一个能被游客看见、摸到、拍照的故事，值真金白银。

徐福故事在这方面几乎是完美资产：级别够高（牵扯中国第一个皇帝）、戏剧性够强（远航、失踪、海外称王）、兼容性够好（农耕、医药、养蚕、捕鲸，什么手艺都能往里装），而且——第七章说过——版权过期两千年。于是祭典办起来了，公园修起来了，纪念品做起来

了。传说的实体化程度越高，来的人越多；来的人越多，传说就越像真的。这是一个自增强循环，观光业是它的发动机。

第三次旺季：中日友好，传说变接口

最有意思的一次是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。两国刚恢复交往，急需一些**双方都认、而且温和无害**的共同记忆。找来找去，徐福简直是为此定制的：

- 它讲的是交流而不是冲突——两千年的中日关系里，战争、朝贡、贸易的故事都带刺，徐福是唯一一个两边都能笑着讲的；
- 它没法证实也没法证伪——正因为没有定论，才不会有人被史实打脸；
- 它自带实体——日本这边有墓有神社，中国这边只需认领「出发地」就能配对。

于是中国一侧的徐福热也应运而生：江苏赣榆、山东龙口等地相继认领「徐福故里」，修祠堂、办节庆、成立徐福研究会；日本新宫市这样的地方则与中国城市结成友好关系，隔海互访，共同祭徐福。一个两千年前下落不明的人，成了 20 世纪末两个国家之间最忙碌的文化外交官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徐福传说的三次旺季，分别对应三种需求——江户人需要给家乡一个体面的来历，现代地方需要游客，现代国家需要一个不烫手的友好符号。每次需求一来，传说就被擦亮一次。它不是被「保存」下来的，是被一次次「使用」下来的。

所以传说到底是什么？

走完这一章，可以给「徐福传说」下一个功能主义的定义了：**它是一个开放的公共接口**。两千年来，任何一方有任何需求——学术的、认同的、经济的、外交的——都可以往这个接口上插。接口本身不承诺任何史实，它只提供连接。而恰恰是「不承诺史实」，让它永远不会因为新证据的出现而报废。
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「打假」打不动它。你就算证明了新宫的墓是 1736 年的（本来就没人否认）、证明了文献晚了一千五百年（学界早就知道），传说照样运转——因为它的用户从来不是冲着「史实」来的，他们买的是来历、是游客、是友好、是「我们和海那边两千年前就有

往来」的念想。指责传说「不真」，就像指责货币「不就是一张纸」——说对了，但完全没碰到它运转的机制。

但读者你不一样。你花了九章的时间，有权得到一个不糊弄人的交代：剥掉所有这些功能之后，剩下的那个硬核——「徐福本人到底去没去过」——我们到底能说到什么程度？最后一章，我们给全书的证据称一次重。

第十章·我们能相信到什么程度

走到最后一章，该结账了。这本书答应过回答「徐福到底去没去过日本」，现在我们手里攥着九章的材料。结账的方式不是投硬币，而是做一件法庭该做的事：把所有证据按等级称一遍重，看看天平最后停在哪儿。

第一级：硬的——可以当事实用的

这三样东西，你拿去任何场合用都不会错：

- **《史记》里的徐福，到「止王不来」为止是真的。**一个方士两次从秦始皇手里拿到巨额预算和数千人出海，第二次没回来，时人说他「得平原广泽，止王不来」——这是离现场一百年内的记录，可靠度在这桩案子里是天花板；
- **秦代的船能开到日本。**沿岸跳岛航线、最长一段五十公里、同时代的朝贡记录和九州出土的大陆器物，四条独立的证据链都通；
- **徐福那个年代，大陆移民大规模进入日本是事实。**水稻、金属、人骨、DNA——弥生革命是东亚考古最确定的结论之一。

第二级：软的——真，但证明的是传说，不是事件

- 公元 230 年孙权派万人舰队找亶洲：证明「徐福在海外繁衍」的传说**早在中国流传**，但没找到；
- 927 年《义楚六帖》：证明 10 世纪时日本方面已在讲「徐福在我国」，且带着富士山=蓬莱的嫁接痕迹；
- 1339 年《神皇正统记》及此后的文献爆发、1736 年新宫立碑：证明传说的成熟期在江户时代，配套的几十处遗迹是这以后的产品。

这一级的每一项都是真实的记录，但它们记录的是**传说的生长史**。把它们当成「徐福到过日本」的证据，就像拿一本书的历代再版记录，去证明书里的故事真实发生过。

第三级：愿望——好看，但不许进天平

几十处遗迹、以徐福为祖先的姓氏、中日两地的「故里」之争、前首相的认祖。这些不是证据，是第九章说的「接口的使用记录」。它们证明的是这个故事有多好用，一个字都证明不了它有多真。

天平的最终读数

称完了。结论精确表述如下，这也是全书的答案：

「徐福奉秦始皇之命率众出海、一去不返」——可信；「那支船队抵达了日本列岛」——物理上可能，证据上空白；「日本的徐福遗迹是那支船队的遗存」——可以被相当有把握地否定，它们是江户时代以来传说生长的产物。

换句话说：事件类型为真，具体署名为谜，现存遗迹为文。三句话，一句都不能再往前多走半步——再走，就出了证据的边界，进入愿望的领土了。

可能有人失望：绕了十章，答案还是「不知道」。但这本书真正想给你的，恰恰是「不知道」的正确使用方式。这世上大量的问题——古史、传说、起源——都处在「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」的状态，面对它们只有两种诚实的姿势，和无数种不诚实的姿势。不诚实的姿势是：因为想要它为真就说它真，因为想要它为假就说它假。诚实的姿势是：把「事件的真相」和「故事的真」分开称重，然后发现——就算事件永远成谜，故事这台机器本身已经足够值得研究：海市蜃楼怎么变成神山，恐惧怎么变成预算，移民潮怎么压缩成一个人名，一块墓碑怎么变成国际友好的接口。这些全都是可以讲清楚、而且讲清楚了大有用处的东西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徐福去没去过日本，我们这一代人大概率不会有答案，下一代也未必有。但「徐福传说为什么能活两千年」这个问题，你现在已经能从头讲到尾了。前者是运气题，后者是理解题——这本书赌的是后者更值钱。

尾声

回到第一章那个比喻：一笔巨额转账，转进了一个没有户名的地址。两千年来，无数人想查清这笔账，查清它的人始终没有出现。但有意思的是，这笔「坏账」并没有躺在角落里发霉——它在海的对面开了户、立了碑、办了祭典、结了友好城市，利息滚到今天还在长。

熊野滩的浪还在拍着徐福公园外的海岸。墓是真的——1736 年的；故事是真的——作为故事；徐福也是真的——作为中国人给大海对岸寄出的、最长寿的一封没有回信的信。下次你若去新宫，可以在那座石牌坊前站一会儿。你不必相信墓里睡着谁，但你可以佩服一件事：一个故事，只靠被人需要，就横渡了两千年。

徐福在日本：一个传说怎么在异国生根 · 王建硕